

克莱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戴骢 译



漓江出版社

序： 充满迷惘音调的哀歌

安 群

家庭与婚姻，感情与情欲，性与道德，一直是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一生中不停关注、苦苦探求的问题。在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巨著之后，于1887年至1889年中，托翁完成了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再次对不断激动着他的关于俄国男女关系、婚姻家庭、妇女解放等问题用小说进行深入的探索。

这部小说是用第一人称、以主人公波兹德内谢

夫的口吻叙述为开头的。波兹德内谢夫是一个大学生，贵族子弟。十五岁那年，即受到猪朋狗友的怂恿，在妓院“稀里糊涂地糟蹋了自己，又糟蹋了一个女人”，从此开始出入青楼，狎妓嫖娼，过着浪子的生活。在放荡的岁月里，他看透了上流社会表面上文明高尚，暗地里却人欲横流，男女关系十分污秽。充满声色犬马的贵族阶层的社會环境，为男女间密切而危险的接近，提供了林林总总的易涉罪恶的机会和条件，而在这一圈子里放纵的男女们，其家庭责任观念、道德价值观念却是乏善可陈的。然而，主人公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末期，俄国宗法制度及道德观念依然在精神上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及主人公本人，宗教的引人从善的戒条，不时训导着包括贵族子弟在内的俄国教徒，加之主人公毕竟受过高等教育，还愿意反思自己的生活。经波兹德内谢夫不断对诸如男女平等、性欲与感情、放浪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长久思索之后，决意改邪归正，物色一个正派的姑娘，欲建立一个高贵纯洁的家庭，过一夫一妻的严肃生活。

主人公终于与一位姑娘一见钟情，当然还是姑娘的外貌首先吸引了他，次日便向她求婚。然而，他们组成了家庭之后，他却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欢乐。波

兹德内谢夫与妻子单独相对，竟却形同路人无话可说。两人除了肉欲的互相占有，没有一点一丝的精神交流，以至于他觉得妻子是个猜不透的谜。夫妻间为了生活琐屑的小事经常吵架。有了孩子之后，夫妻经常各自拉孩子为自己的“盟友”指骂对方。这个家庭的这一对男女就这样互相交恶、互相憎恶到冰炭不可相容的地步。

生了几个孩子后，波兹德内谢夫的妻子正值三十岁的年华，变得富态丰腴、精力旺盛、充满魅力，沉睡多年的女性风韵特别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一些男人的眼里，她“像一匹已经久未役使、久未套上笼头，养得膘肥体壮的拉车的牝马”，性感十足，令人垂涎欲滴。而恰好在这时，一位钢琴音乐家，以一曲《克莱采奏鸣曲》闯进了波兹德内谢夫的家庭生活。于是，一个习见的在小说中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模式化的悲剧故事又重复在这个家庭中上演：外人对女主人的多情，女主人对外人的倾慕，男主人受嫉妒的折磨，三角关系就这样紧紧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何以斩断这团乱麻？——仇杀！波兹德内谢夫最终杀掉了自己的妻子，他用仇杀斩断了这团三角情爱的乱麻！

《克莱采奏鸣曲》从故事情节上看，没有太多的

奇特之处，甚至可以说，讲的是一个落入俗套的故事。然而，小说毕竟是出自托翁之手，其思想、艺术特色，自反映出他迥异于普通作家的大手笔。

首先，这是一部心理活动描述得特别多的小说。故事通过主人公波兹德内谢夫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着自己第一次嫖娼的感受、自我道德的反省、对上流社会阶层男女关系的思索、其婚娶心态、对外人殷勤于他妻子的嫉恨、对妻子倾慕外人的仇视、捉奸报复的兴奋、杀人犯罪的激情……凡此种种，随故事的展开，主人公的心境里，意识的流动如无数条涓涓的细流，时而清澈，时而混浊，一股股交叉、搅和在一起，最后竟至汇成湍急急转的巨流，形成了拍岸的排浪，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尔斯泰对于波兹德内谢夫怀疑、嫉妒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尤为入木三分。故事以独占、情欲与怀疑、嫉妒同时毁灭为结局，真切印证了莎士比亚所描述过的“怀疑就像一条毒蛇，只要咬住你，就会紧紧不放”；“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妖魔，谁做了他的牺牲，就要受他的玩弄”（莎士比亚：《奥赛罗》）。就这样，通过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几乎近于喋喋不休的着力细腻描绘，使一般难为人知的心灵隐秘纤显毕现，将一个俗见的故事叙述得丝

丝入扣、撼动人心。非如椽之笔，不能达到这般高超的艺术境界。

其次，这是一部理性思辨色彩很浓的小说。如托翁的好些重要代表作品一样，这部篇幅不大的中篇，也糅合着大量的议论，其故事就是以车厢里几位乘客关于婚姻、爱情、男女关系问题的辩论为开头的。由小说之始，贯串至末，托翁用了不少篇幅，或通过故事中的人物，或通过作者的评述，比较直接地发表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其议题包括男女平等、奴役与自由、妇女解放、精神病、性、肉欲与感情、放任与约束、放纵与宗教、性爱与避孕、作恶与良心、妓院与政府、音乐与感情、婚姻之情与婚外之恋、犯罪心理……涉及面十分深广。这些议论中不乏珠玑之字句，使人警醒、启迪、感奋之处在在皆是。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托翁尖锐地揭露了俄国贵族社会的道德沦丧、婚姻虚假、精神颓化，主张以宗教完善自我、以禁欲净化道德，革新男女的精神、道德面貌。在这些方面，无疑是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的。

然而，纵观整部小说，却处处洋溢着悲观、绝望的哀叹，可以说，一部《克莱采奏鸣曲》是一曲充满迷惘音调的哀歌。小说是以情节、细节来刻画人物，表达思想倾向的。这部小说以夫妻厌倦、交恶为肇始，以情杀为结局，凄然惨绝自不待言。由于这是一部穿插着异常多的议论文字

的小说，其议论尤为值得探讨。比如说，小说中提出，男女之间的相互倾心，到底时间能持续多久，“一个月，两天，还是半小时？”这分明是十分富于挑战性然而又绝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又如，小说中说，社会大量地“一方面把并不相爱的人配为夫妻，一方面又对他们不能恩爱度日大惊小怪”，道出了社会上无数无爱家庭的无奈。提到宗教主张一夫一妻的严肃家庭生活，而俄国上流社会纵容放荡时，托翁说，如果敢于“正视我们上流社会荒淫无耻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上流社会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妓院”，而对于人欲横流持习以为常的态度，却成了人们麻木的“第二天性”，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的混乱。论及男女关系时，托翁说，“女人在两性关系中不能处于和男人平等的地位”，然而他又指出，“女人就像女皇，役使着人类中百分之九十的男人，迫使他们从事沉重的劳动”，女人是男人的玩物，泄欲工具，可是那些男子骑士们却口口声声地说崇拜女人……如此等等，小说中提出了许多矛盾的现象，而且都是些难以回答的令今人也难断的“无解方程”。按照托翁的看法，任何社会方法，都不可能改变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流贵族社会的男子是“堕落的奴隶主”，妇女则是“堕落的奴隶”。于是，尽管托翁极深刻地揭露、尖锐地谴责了俄国贵族社会生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他却依然不得不哀叹，决定一切的是感情，而不是理性，是自发的生

活法则，而不是社会的规范。于是他才有“如果认为人的生活可以用理性来加以支配的话——那就根本取消了生活的可能性”这一也许是真知灼见的哀鸣。由此可见，这位文学巨匠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理想主义与现实状况的矛盾冲突是如何的尖锐激烈，也就难免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困惑之中。尽管终其一生托翁都主张以宗教去完善人们的精神人格，然而，从心底里，也许他已经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将来都能建立一种理性的正常、平等、和谐的纯洁关系，以致《克莱采奏鸣曲》的通篇，都充满了迷惘、绝望的哀伤，一派悲观的色彩。

对于《克莱采奏鸣曲》，伟大的列宁曾有过直接的评议。他说，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历史内容乃是一种东方、亚洲制度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去抵抗恶的主张，也就有深刻的悲观主义调子……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里也是忠实于这种观念形态的，他说：‘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里’。”（列宁：《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在今天看来，列宁对于托尔斯泰世界论的这段论说，还是很精辟、公允的。

本书译者戴骢先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翻译出版过许多俄苏重要作家的作品。这次应约，欣然为我社译出这部托翁名作，译文准确、文笔漂亮，读毕译稿，我不

禁赞叹再三。由于紧接着他又另有重要译事急需赶工，无暇再写本书译序。为此，戴兄则将为《克莱采奏鸣曲》写序之担子压在我肩上了。也为此，我只得勉为其难，承受嘱托，双脚颤巍巍地挑起了这担重荷。是为序。

1995年10月

目 录

• 序 •

充满迷惘音调的哀歌 安 群

• 正文 •

克莱采奏鸣曲 戴 颢 译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十、十一、十二节

时值早春。我们的火车已行驶了两天两夜，上下车的都是短途旅客。只有三个人和我一样，是从始发站乘车的。其中一位是中年女士，姿色平平，面容疲惫，穿件男式的短大衣，戴顶便帽，不时地抽烟。另一位是男士，约摸四十来岁，十分健谈，衣着讲究、时髦，他是那位女士的旅伴。还有一位也是男士，中等身材，性情孤僻，动作急促，年纪并不大，可是一头鬃发却过早地花白了，两眼亮得出奇，目光游移不定，往往飞快地由一件东西移至另一件上。他穿一件做工考究、工价昂贵的羔皮领旧大衣，戴顶羔皮高筒帽。他解开大衣纽扣时，可以看到里边穿着紧腰打褶外衣和俄罗斯式绣花衬衫。这人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喉咙里不时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既像痰鸣，又像刚要发笑忽又戛然打住。

这人一路上尽量避开其他旅客，不同别人搭讪。邻铺同他攀谈，他只是态度生硬地敷衍一两句。他老是看书，要不就抽着烟眺望窗外，或者喝茶，从旧提包里拿出东西来

吃。

我觉得他孤单单的，一定难受，好几回想同他攀谈，可是每回我俩目光刚一相遇——而我俩的目光是经常相遇的，因为我同他坐在斜对面——他马上就掉过头去，拿起书来看，或者望着窗外。

第二天傍晚，列车停靠在一个大站上，这个神经质的男子下车去打来开水，沏了茶。那个衣着时髦讲究的男士，后来我得知他是律师，则同他的邻铺，就是那个穿件男式大衣的抽烟的女士，去车站的餐厅喝茶。

律师和女士下车去喝茶时，车厢里来了几个新的旅客。其中有位老头儿，高高的个子，胡须刮得精光，满脸皱纹，穿件水貂皮大衣，戴顶呢子便帽，帽舌非常之大，显然是个商人。他在女士和律师的铺位对面坐下不久，就同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那年轻人模样像是个店员，也是在这一站上车的。

我坐在他们斜对面，因为火车停着，只要身旁没有人走过，就能断断续续听到他们的谈话。商人说，他这是去他的庄园，下一站就到了。然后两人照例谈论物价和买卖，照例谈论莫斯科的行情和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店员讲到了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富商如何在集市上纵酒取乐，可老头儿打断了他的话，讲起他自己当年参与库纳文集市上纵酒取乐的情景来。显然，他为自己能参与这样的宴乐而

洋洋自得。他眉飞色舞地讲述有一回他们这帮人和那个富翁怎么在库纳文喝得酩酊大醉，干下了一桩难以启齿的恶E剧，这时他凑到店员耳边，压低声音讲了那件事，店员了哈哈大笑，响得整个车厢都能听见，老头儿也笑得露两颗黄板牙。

我料定不会听到什么有意思的话，便站起来，想在火车开动前到月台上去走走。快走近车厢门口时，我遇见了律师和那位女士，他俩正起劲地谈着什么事，走了过来。

“您下车来不及了，”喜好与人交往的律师对我说，“马上要打二遍铃了。”

果然，还没等我走到车厢门口，铃声就响了。我回到铺位上，那位女人和律师正在起劲地交谈。老年商人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目光凌厉地望着前方，有时大不以为然地啞啞嘴巴。

“后来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丈夫，”我走过律师身旁时，他正微笑着这么说，“她再也不能而且不愿意跟他一起生活了，因为……”

接下去他谈了原因，可我没有听清。在我身后又过来了好几个乘客，还过来了一名乘务员和一名急急忙忙跑上车的脚夫，吵闹了好一阵子，因此他俩的谈话我一句也没听清。等到周围终于安静下来，我又听到了律师的声音，不过话题显然已经改变，从谈具体的事转到了一般的议论。

律师说，如今欧洲的舆论对离婚问题深为关注，在我们国家，离婚率也越来越高。律师发现只有他一人在高谈阔论，便止住话头，转而问老头：

“这种事从前是没有的，对不对？”他笑容可掬地问。

老头儿正要回答，火车开动了，于是老头儿摘下便帽，画了个十字，开始低声地念起祷文来。律师把视线移往一旁，有礼貌地等老头儿做完祈祷。老头儿念毕祷文，又画了三次十字，把帽子端正地、深深地戴好，把身子坐正，这才开始回答。

“先生，这种事以前有是有，不过比较少，”老头儿说，“不像现在这么司空见惯，过于文明了点。”

火车越开越快，每过轨缝，就发出喀隆喀隆的响声，因此很难听清他们的谈话，而我却很想听，便坐到离他们近些的地方。我的邻铺，就是那个两眼亮得出奇的神经质的男士，显然对他们的谈话也很感兴趣，可他没有离开铺位，只是侧耳倾听。

“讲文明有什么不好？”女士带着一丝浅笑说，“难道像从前那样，男女婚前连面都没见过倒反而好？”她继续说，就像许多女人一样，不是回答交谈者的话，而是回答她想象中交谈者可能讲的话。“他们不知道彼此是不是相爱，会不会相爱，就糊里糊涂结了婚，结果一辈子痛苦。依你们看，这倒反而好吗？”她这话显然是说给我和律师听的，而

不是说给正与她交谈的老头儿听的。

“过于文明了点，”商人又说了一遍，鄙夷地看了看那位女士，没有理睬她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讲文明跟夫妻不和有什么关系？”律师微微笑着说。

商人正想开口，那位女士抢在他前面说：

“可不，那种时代早过去了。”她说，可律师打断了她的话：

“不，还是请这位先生谈谈他的见解。”

“一讲文明人就蠢了。”老头儿斩钉截铁地说。

“一方面把并不相爱的人配为夫妻，一方面又对他们不能恩爱度日大惊小怪。”那位女士一边急急忙忙地说，一边瞧瞧律师，瞧瞧我，甚至瞧瞧那个店员。店员已从铺位上站起来，把胳膊肘支在靠背上，笑眯眯地听他们谈话。“只有动物才会按照主人的意图配对，而人是有各自的爱好和各自的感情的。”她说这话显然是想刺激一下商人。

“夫人，您这么说不对，”老头儿说，“动物是畜生，而人应当遵纪守法。”

“但怎么能同一个不相爱的人一起过日子呢？”女士还是那么急急忙忙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显然，她认为她的观点是十分新派的。

“从前才不管什么爱不爱的，”老头儿一本正经地说，

“只有现在才兴这玩意儿。如今，稍不称心，做妻子的就说：‘我跟你分手。’农村有什么爱情可讲，可也赶这个时髦。娘们儿说：‘拿去，这是你的衬衫，这是你的裤子，我要去跟万卡过啦，他的头发比你鬃。’有什么可说的。做女人最要紧的是心里得有怕惧。”

店员忍住了笑，瞧瞧律师，瞧瞧女士，又瞧瞧我，显然想看看我们对商人这番话持什么态度，再决定自己是讥讽还是赞同这番话。

“怕惧什么？”那位女士问。

“怕惧什么，怕惧自己的老公！这就是娘们儿该怕的人。”

“嗨，老爷子，这样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女士甚至有几分愤慨地说。

“不，夫人，这样的时代是不会过去的。既然夏娃，第一个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那么即使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改变。”老头儿用严厉的口气得意洋洋地说，店员立即认定胜利必属于老头一方，便放声大笑起来。

“这是你们男人的看法，”那位女士并不服输，她扫视了我们一眼，“你们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女人则被你们关在闺房里，不得越雷池一步。可你们自己呢，胡作非为。”

“谁都不能胡作非为。不过话要说回来，男人不会给家里添个野种，女人就难说了。”商人继续予以开导。